



望向家的方向

甘武进

事过多年，我到南方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而立之年，我南下打工。我除了能写一点别人看来可笑的文字外，没有其他特长。妻很快进了一家公司做品管员。我高不成低不就，在东莞奔波一个多月，最后竟连进厂做个普工都难。

中秋节那晚，妻的公司发了一盒月饼，放半天假。多日为工作而奔波的我，落魄地陪着妻坐在江边准备赏月，可我看到月饼时，心里就难过。老家的父母，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母亲，自中风后，腿脚不太灵便，遇到刮风下雨，疼痛难忍，走路都困难。刚上一年级的儿子由父母照顾。儿子体弱多病，常上医院。家里十多亩地，全靠父母侍弄……家里的一切，都令异乡的我牵肠挂肚。

晚上，天上的一轮圆月慢慢出现。我们的周围都是拖儿带女的一家人，或来或去的情侣。妻说：“打个电话回家吧。”在公用电话亭里，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母亲接的。母亲说：“月亮很圆，孩子已睡着了，我和你的几个婶婶正在院子里吃月饼聊天呢！你爸跟你叔正聊着今年的收成……我的腿不痛了，家里好着呢，你们就放心吧……”听到母亲的话，看看天上皎洁的明月，我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心情也变得开朗了一些。

中秋节，我的父母比较看重。小时候，依稀记得中秋节依偎在母亲身旁吃月饼赏月亮的情景。每当明镜似的圆盘挂在高高的苍穹，不识字的母亲会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母

心灵站台



一缕饼香寄深情

廖华玲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古人的诗词就像一根心弦，总会在传统节日来临时把我们轻轻地拽一拽，心底也为之一颤。

我自小小在外求学，从山村到县城、再到大城市，离家越来越远，原来几十分钟的回家之路慢慢被拉长到八九个小时。于是，除了春节外，很多节日也就在外面度过，不变的是每年中秋前，总会收到家里寄来的月饼。现在市场上月饼种类繁多，五仁、枣泥、豆沙、莲蓉等品种越来越多，味道越来越全，只是家乡月饼那种暖暖的、香甜的食色之美始终在我味蕾上萦绕，从此无论何处，乡愁再也不会是一场虚无的梦。

小时候每逢中秋节前，家里总会买上几斤核桃、花生、瓜子，再称上几斤葡萄干、山楂条。我提个篮子，带上弟弟，赶个早去专门做月饼的地方排队。这个地方一般是在农人家，老板平常务农，只在节前抽出几天时间，兼做月饼。那几天，他们家里各个角落总是飘着绵绵的蛋香和白糖的甜味。我守在大大的簸箕旁，看到老板把刚出炉的月饼放到簸箕上，立刻拣起一个，月饼冒着热气，还有点烫手。母亲说凉一凉会好吃的，可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掰开，各种果仁被面糖包裹在一起，红色的是山楂条，核桃仁一颗一颗的，表面是焦黄的蛋糕皮，一口咬下去，酸甜即刻冲击着舌尖的味蕾。

父亲年纪大了，在我工作后越发有些黏人。当我上班时、午睡时，或在吃饭的时候，常常会打电话过来，每次也无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闲聊。空闲之余，我向母亲抱怨说，父亲应该多培养点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不要总是打扰我。

与好友在网上聊天，她说要离开一会儿，给我打电话的时间到了。我问道，你给父母打电话还有固定时间吗？她说是啊，在外工作，定时给父母挂个电话，免得他们挂念。我愕然，羞愧不已，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我《弟子规》的句子：“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中秋前夕，收到父亲发过来的邮政快递，思绪万千。一缕饼香寄深情，我用挂满泪珠的思念缝织起那些温暖的时光碎片，呈现出一个大大的“爱”字。

佳节共赏天 上月 中秋一品人 间情

长河浪花

明月千里寄相思

唐文胜

站在广寒宫的桂花树下
摘一朵清香袭人的桂花
让相思的心诉说思念
放飞多情的信鸽
奏响祝福的手提琴
让优美的音符歌唱缠绵
送一段真诚的心语
将阴晴圆缺融进距离的身边
让绵绵的秋风捎去我沉甸甸的问候
让燃烧的月色
烘干你明眸里流淌的相思
灿烂你我天涯共此时的一轮明月
相思中中秋节
幸福像潮水一样漫过我们的头顶
思念像野草般在我们心头长成绿洲

曹 风



最最难忘

那月光，那月饼

魏青峰

父亲摔伤那年，上初三的姐姐被迫辍学了。给父亲做手术的钱都是东借西凑的，家里困顿得揭不开锅，供养两个上学娃再无可能了。姐姐在家陪着母亲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半个月后，就去了县城的表舅家。表舅家几年前把临街的一面墙打通，在家里开了个小商店。表舅在食品厂上班，表舅妈一个人打理小商店，加上买菜做饭忙得团团转，可随着表舅的弟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城里上下学要接送孩子，就有些忙不过来，听说姐姐辍学了，就想着让姐姐去商店帮忙。

姐姐在表舅的商店当营业员，每个月都拿回来十几元的工资，父亲的伤病也恢复得很快，刚能坐起来，就托人找了些手工糊裱的活儿做，日子看着慢慢有了起色，母亲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些，走路也仿佛有了劲儿。

逢年过节，母亲就领着我去表舅家走亲戚。城里人稀罕乡村的土特产，母亲就带了核桃、红枣、板栗，回来时大包小包又塞满城里人穿不上的旧衣服，还能将就着穿的，母亲就补给父亲穿，给我穿，大破的，母亲就剪成小片抹袼褙。转眼快到中秋节，农忙走不开，母亲就打发我去给表舅送些秋天地里产的红薯、土豆，还有一大口袋花生、核桃，我坐着顺路车高高兴兴地进城了。

好长时间没有见我，姐姐高兴地不

得了一会在我的脸上捏捏，说怎么瘦了，一会又摩挲着我的头发，说头发长了该理了。表舅家的弟弟小我两岁，正是人来疯的年纪，缠着我要陪他下跳棋，一会又拿出跳绳要跟我比赛，隔一会儿，又神秘地拉我到街口，瞅着没人注意，从怀里掏出两块圆圆的金黄色点心。点心中间有一个“福”字，弟弟说这不是点心，是中秋节吃的月饼。每年过中秋都是母亲做的馒头月饼，馒头做成圆月形状，里面嵌着红枣、核桃仁，城里的月饼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弟弟拿着月饼放在我的鼻子下面：“哥哥，很香的，你闻！可……我们拉钩，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爸妈！”

那天我吃到了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城里的月饼，轻轻咬一口，那种醇香，那种甜腻，就在齿舌间荡来荡去，顺着食道一直香甜到了心坎上。吃过晚饭，弟弟又拉着我跑出去，我俩躲到黑暗的角落里，一人又吃了一块让人难忘的月饼，这次是五仁馅的，满嘴都是花生和芝麻的香味。

第二天，我就背着两大包旧衣服回了家。中秋节那天，母亲泡了花生、枣子，准备做馒头月饼，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不由得吞咽着口水，味蕾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两块城里的月饼上，多香甜的月饼呀！可那天中午，姐姐却突然背着衣物哭丧着脸回家了，送姐姐回来的是表舅的亲戚，和母亲在门外嘟噜咕噜好一阵，最

后塞给母亲一盒月饼就走了。

我放学回家时，父亲正暴跳如雷：“你说月饼不是你拿的，那是谁拿的？”姐姐躲在母亲身后哽咽地辩解：“真不是我拿的！”“那怎么好好的每盒里面都少一块呢？而且好几盒都这样！”父亲的声音高得吓人。我嘴唇嗫嚅着，可抬眼看着父亲因愤怒变形的脸，却最终没敢发出声。

圆月挂在了树梢上，母亲虔诚地祭月后，我们围坐在庭院里，却少了往年的欢声笑语。月光泻下，亮白如昼。母亲拿了一块城里的圆月饼硬塞到姐姐手里，月光下姐姐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母亲也给了我一块，这是期盼已久的城里的月饼，可在嘴里咀嚼着，却没有想象中的香甜。入冬不久，姐姐就被许配到了邻村一户人家，穿着大红棉袄的王媒婆说得唾沫星飞溅，要做我姐夫的那人我见过，时常吆喝一群羊打门前经过。

很多年后的中秋节，我给母亲和姐姐买了广式的、苏式的好几种包装精美的月饼，开着车赶回老家。那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跟姐姐说起，那年我跟弟弟偷吃月饼的事情。母亲不断给我使眼色，阻止我继续说下去。桌子上堆满了新课本，姐姐正在给上小学的外甥女包书皮，然后抬头瞅着我笑了：“有这回事吗？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一泓秋水不染尘

钱国宏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如约而至。每当我面对“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的“天凉好个秋”景象时，心头就会倏然掠过那个一生都不会尘封的情节……

那年的中秋节前夕，父亲领着尚是小学生的我去徐州的叔叔家探亲。叔叔在一机关里作外语翻译，经常出国。我和父亲在叔叔家住住了三天，婶子和两个比我稍小的表弟陪了三天，叔叔却因工作繁忙只陪了我们一个晚上。

我和父亲启程返乡的前一天恰好是中秋节。晚上，叔叔忙完单位里的“外事活动”，兴高采烈地拎着一包中秋月饼回到家中。他对父亲和我说了很多歉意的话——当时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眼睛一直盯着桌上的中秋月饼呢。

老婶见状，忙打开了花花绿绿的包装盒，十几块圆圆方方、奇形怪状的月饼散发着浓香呈现在我们眼前。叔叔家的两个表弟像出笼的小鸟一样扑了过来，却被婶子拦住了。最后，婶子给我和两个表弟一人分了四块中秋月饼。

叔叔说，这月饼是他从外地买的，当

地是见不到的，很珍贵。说实话，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即使是城市的孩子也没有多少能吃到月饼的，对于我这样的农家娃子来说则更是奢侈品。

嚼着酥脆、香甜的月饼，我突然想起了数千里之外的母亲。农忙的母亲生有我们六个孩子，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她终年操劳，口挪肚搬，省吃俭用，吃尽了苦头。此时此刻，也许母亲正在场院中趁着夜色在剥玉米，脸上、头发上沾满了令人讨厌的玉米绒子；此时此刻，也许母亲正在院子里借着昏黄的灯光，费力地给牲口铡草，豆大的汗珠滚下额头；此时此刻，也许母亲正在灶台上给30多头小猪崽们剁食，后背被汗浸湿了一片……可以肯定地说，母亲活了大半辈子也没吃过月饼，甚至都没见过！

“不行，我高低得让母亲亲口尝一尝月饼是什么滋味！”想到这儿，我把属于我的那份月饼偷偷地藏起了两块。第二天临走前，我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把那两块月饼包好，生怕在路上丢失或者挤碎了。在火车上，我还特意把那两块月饼放在旅行包的中间部位。

火车开得很慢，前前后后还换了三次。叔叔说，这月饼是他从外地买的，当

火车开得很慢，前前后后还换了三次。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难忘那年中秋月

李仙云

上打满问号。原来她们听闻我的不幸，多方打听才找到这家医院，而恰好在中秋月圆之夜，学校放假就赶来看我。

那晚，她们轻轻地和我聊着离别后的思念，看到我虽虚软嘴角却挂着微笑，父亲激动地拿出月饼和水果，直说她们来得及时，给了我们中秋一个大大的惊喜。陕北那个地处秦直道的农场，我们曾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同窗生涯，那里就像我心中的“香格里拉”，是我夜夜魂梦飞度的地方。我思绪跟随她们，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子弟学校、家属院、厂部……我津津有味地听她们叙聊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讲到动情逗趣处，我满心喜悦，连伤口的疼痛都跑到爪哇国了。

那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中秋夜，母亲为了岔开我的注意力，拉开窗帘对我说：“你看中秋的月儿多圆啊，我娃经过这个大难，病也就过去了，以后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疼痛已吞噬了我所有的兴致，望着清冷的月色，我悲从心头起，侧过脸哭泣。突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梅子和凡凡竟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我诧异的脸

火车，最后，颠簸了四天，我和爸爸才算到家。到家后我兴奋得近乎癫狂，拉住姐姐，不管他们爱听不爱听就一通大讲特讲外面的见闻。喋喋不休地讲完“世面”，才猛然想起我带给母亲的那两块月饼。待我急三火四地打开旅行包、展开报纸时，蓦然发现：月饼上竟然长出了点点霉斑，令人讨厌的绿色霉点！

我把发霉的月饼递给母亲，心里说不清是委屈还是失望，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母亲接过月饼，看看我，没有说一句话，但我分明看到她的眼角有泪花在闪烁……

多年以后，已为人父、人母的哥哥、姐姐，每每忆及此事时，都这样感慨：孝心亘古无凋谢，一泓秋水不染尘！

是啊，当年我千里捎饼奉母亲的做法是有些考虑不周，但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时至今日，我依然为当初的决定而不悔！我不觉得母亲当年没有吃到我从数千里之外带回的中秋月饼有多么遗憾，相反，我和母亲倒觉得十二分的满足！因为她的儿子从数千里之外特意捎回来的并不是几块发霉的中秋月饼，而是一颗滚烫鲜活、永不染尘的孝心！

聊得正欢，夜间的医生进来查房，医生用听诊器检查一番后，随即惊讶地问父亲：“你女儿伤口不疼吗？今天和她一起手术的13床，一个大小伙子，疼得让护士打了好几次止痛针，你女儿太坚强了，今天手术室的医生都夸她。小丫头，你将来做什么事，相信一定能做出名堂呢，意志力的力量！”

又是一年中秋时，溶溶月色中，我再次心潮涌动，泪泛泪花。